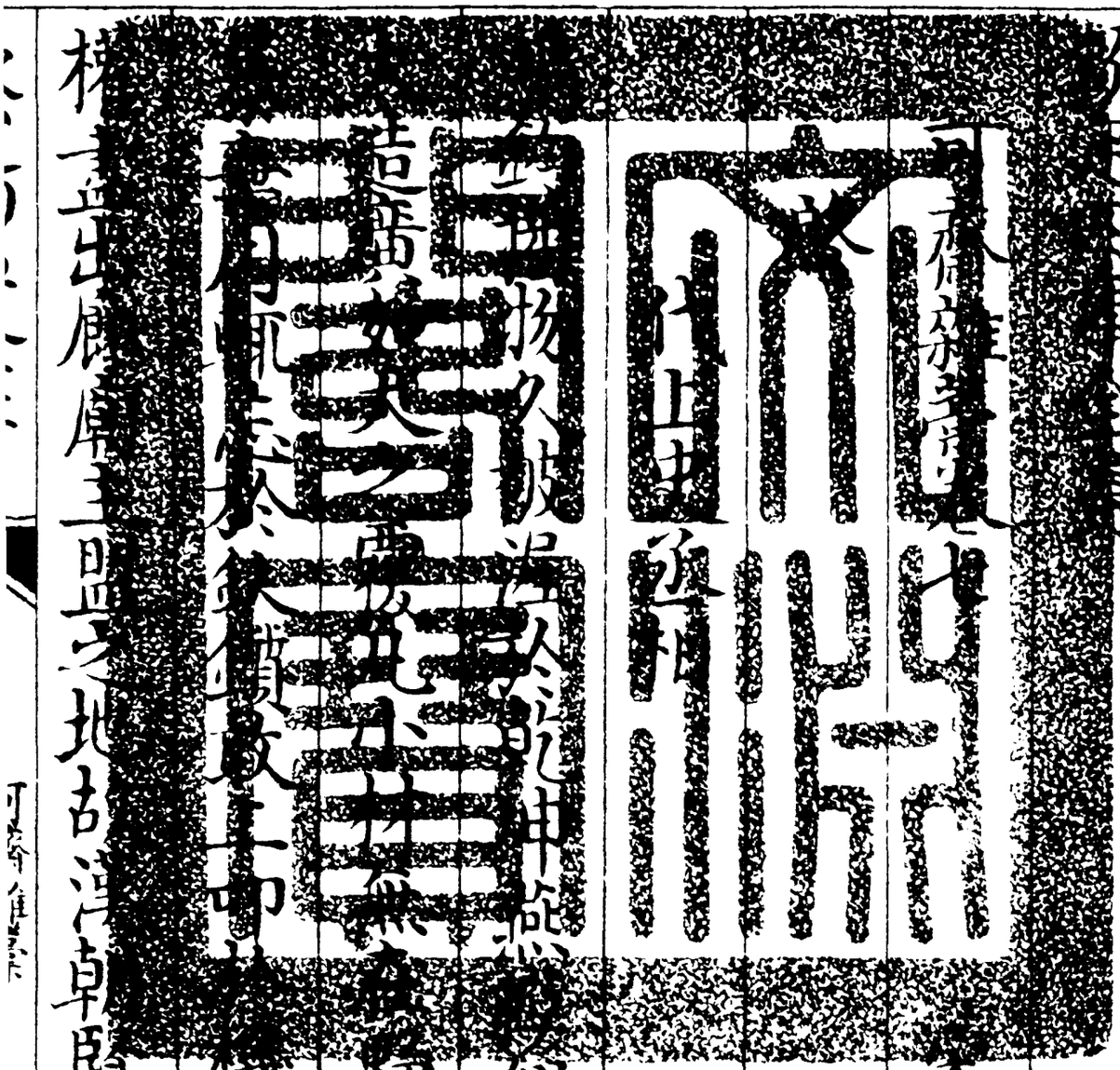
可齋雜藁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宋 李曾伯 撰

欽定四庫全書

[illegible]拔久破湯公沉毅[illegible]級員尚棲貝於江漢念
[illegible]遺[illegible]之[illegible]野之遺疇謂公微乃甘
[illegible]氣[illegible]於[illegible]機緘竊惟古今人物之
[illegible]棟[illegible]盛[illegible]盟之地古漢卓[illegible]士得一登翹材館以

為榮而唐代大儒雖三伏光範門而靡惜惟上馬汲汲乎取一介之善斯下皆于于然由數路而來何幸邪蹤獲際今日某零丁墜緒漫浪微階誤聯當世之搢紳勉守諸生之門戶十年隨牒誰憐不調之釋之萬里擔簦嘗作依人之王粲繼叨陞於臺屬方勇赴於事機突不及於既黔義馬當去軌既歸而却掃勿謂宜休不圖索居荊江寂寞之濱而誤在襄閤搜羅之數一來計慢又見周星嗟蚍蜉蟻子之援舉無而蟲辟鼠肝之微疇取

靖循先訓皎在中心謂初分教於稽山早獲依光於相里拜大越國親從門牆之遊奉小申公已覘社稷之罷厥後受任艱難之際未幾投身閑散之間逮大化之載更及諸賢之並進則已類徐君之劒特蒙復王氏之璧繼小子以頃年瞻上公於潭府遭逢千一問學再三盛德弗忘將俾臧孫之有後微衷自慶深期嵇紹之不孤恨未能攀龍坂之麟近喜聽起鴻原之羽遂憑恩寵庸露悃忱辟刻凡三篇已一歸於化筆薦書有五今惟二

久於常員少加大匠之甄陶立起朽株於立壑終身繫是引領望之恭惟某官千載真儒三朝元老洗日偉廣淵之力擎天高媧柱之功濟世規模夐出房謀杜斷之上格心事業蓋得伊訓說命之中奠嘉定之金甌復見淳熙之玉鉉垂紳正笏制大變於聲色不動之間借箸披圖折衝於精神默運之頃方此佐億萬載洪圖之景命豈徒矜三十年黃閣之清風彝鼎祈常將編摩於不朽鹽梅舟楫政埃扎之無垠淡且持衆美以致君

收羣材而報國如醫師之用藥不以芝木而棄溲勃之微猶梓人之運斤不以棟梁而廢杗楠之細故凡絲粟毫髮之技悉歸權衡尺度之公斯久鬱於溝中亦一鳴於堂下僂躬望賜援手拜恩不惟其官惟其人倘獲備聖代量能之用匪在其身在其子庶幾勸天下為善之心

代上史丞相

身圄化機不幸自傷於羔錦名編謫籍抑知未棄于敝

惟懼雖踏地以靡容窮不呼天而孰拯輒披肝膽用冀
甄錄竊以退而不忘進者臣子事君之忠奪而必終守
者聖朝愛士之禮故孟明不以一眚棄拜賜以報
秦使下惠或以三黜易心將焉往而去魯緬懷斯世奚
復遺材今有生於清明之時不幸在乎譴戾之域其窮
甚矣猶默可乎伏念某子立孤生多奇薄分緒有不絕
如綫之將墜援無其間以髮之可攀屢試禮闈與百千
人而旅退一沉宦海幾四十載之徒勞屬因當路之知

憐遍歷長淮之奔走不圖洪造擢試小冠方去蝨正懼
於害苗而投鼠詎知於忌罷拾塵惑孔下杼疑參潁甫
合於浮圖碑頻轟於薦福騰猱側視既失木以危行傷
雁悲鳴復驚弓之虛發肱可成於三折腸何益於九回
顧當風雨震淩之餘賴有乾坤覆護之腸雖從沙汰曲
示海涵然為山九仞而寧忍簣虧非中流一壺則將淪
舟失況彭澤之瓶無儲粟而東野之鬢可織絲皆命也
以奈何將老馬而至矣爰詢小己曷問大鈞斯轉唯忘

觸諱之虞而採尾作乞憐之態正猶噬者豈終身而廢
餐譬彼瘠人無一日而忘起白骨更肉丹心未灰決此
生之升沉在今日之扶拭恭惟某官三朝碩輔千載真
儒虞淵高洗日之功媧柱屹擎天之勢垂紳正笏不動
聲色慶歷大衛國之勳好德樂善出於性資元祐小申
公之望矧使過使功而不拘於微跌凡馭貴馭罪而悉
本於至公濟世困窮若將見赤子之入井拯時淪溺不
忍視一夫之向隅故雖以天下之畸人亦不為化工之

藥物許捐痕玷立離燈塵苟一枝俯借於鷓鴣則十駕願彈於驁馬猶飢者食渴者飲敢斷脈靈輒於腎桑凡死之日生之年終冀元杜回而結草

代上鄭制置

淮左一官思龍門而今老天涯萬里喜燕幕之再春蓋有夙緣將為終始惟三軍之帥傳檄伊始凡一介之士執贄爭先手板倒持嘆晉無人蔡韝以見傚唐故事是將肅軍禮以新耳目誰不吐愚忠而傾腹心知不以位

貌拘故敢為門牆告維今西南一隅之地累貽宵旰九重之憂一壞於井蛙而氣脉之幾危再弊於雨猴而瘡痍者未復民情雖固而每猶驚木之鳥兵戈未撤而正如連棲之雛春草一生夜烽屢警渭上之田皆葦白關中之餉乏粟紅兵民財三者以俱詘士大夫羣議而安出諮曰機會可失其如根本者何當如醫之用藥而察脈即知實者著枰而舉手可服公之來此吾屬幸歟恭惟某官鄒侯諸葛之盛心乘崖清獻之能事念二百年

之天下中限華夷顧八千里之坤維外臨京洛帳中之
席未暖塞上之氈已寒誦旌旗色鼓角聲大羊之皖頓
視對草木風關山月貔貅之膽益張惟義故可以伸春
秋攘狄之功惟靜故可以得大易制動之理人心所以
悅於扶杖一見之頃士氣所以張於挾纊片言之間難
得之機不容以髮是以善覘勢者知其有成功乎某昔
有志焉今無能矣揚州一夢桃李猶榮楚戶三霜萍蓬
可笑不謂搖落棲遲之晚歲復遇賢明忠厚之主人劒

遂重彈屐不覺折舟分一楫中流可避於波濤屋聳萬
間半夜不憂於風雨

代上鄭制置

楓宸重厥西之寄全付坤維徽戍給劒北之屯誤司井
賦靖念公朝委畀之意正惟師門薦引之由謂脈絡之
相通知臂指之可使遂奉命於左右獲效恭於夙宵然
而蜀自渡江以來不知其幾變兵由宿邊之後又及於
七葬公家歉然民力竭矣起於總計者自為之肝膽昔

之分閫者亦視如瘠肥不思尾之不掉身豈能安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嘗稽諸易有感於時師以長率而中行謙以卑牧而平施師實師之主也豈大計之不專財猶謙之象乎宜小心而求益自今以始請事於斯恭惟某官濟時盛心經世大略德望嫗之鑒極足以擊天忠力禹之龍門足以拯溺風霜其手雲霧此懷淮陽汲黯禁閫難留隆中孔明營壘重屈百萬甲兵了不形之聲色十二方略常默運於精神踞鞍鞬指於褒斜飛矢檄傳

於關洛訪益州之金馬自得湖山洗長安之銅駝佇清
荆棘信可入方叔而出召虎匪伊左伯益而右皐陶某
素出公門茲依統府烟未清於詡竈風幸託於婁舟江
東之米價莫知自笑晉人之無策關中之兵餉不絶亦
惟漢相之有規

代上鄭制置

一壘近斗牛之天久依鄭里十乘分井參之地正隸陝
封不揣疎庸願奉奔走惟昔范雎入相憐須賈之故人

嚴助在朝念賈臣之邑子皆以當時之先進不忘舊國之後生曩雖嘗聞今幸親見伏念某髫從鏡白身尚衫青以落落之一官治棲棲栖栖半世每念不絕如綫之門户曾無其間以發之梯媒袖手無謀拊膺自慨夢不作蓬萊之想分已甘黍谷之寒適鄉先生大啓於帳轅而天下士爭歸於宗籓不憚禹錫播境之陋來效何遜揚州之遊夜峽孤猿有如行客春風來燕實為主人一轉語以生成九頓首以皈向恭惟某官清朝厚望洪鼎宗

臣四海重輕不辭身佩一夫飢溺若切己憂蓋由以伊周為心故能以齊魯致蜀月虧谷斷手段天成霜降鐘鳴人材雲應而況互鄉之不肖必蒙大冶之兼收此一辨誠自三生結責之驅策老雖無用於榆邊假以扶搖歸庶有辭於枌曲

代上鄭制置

片言而乞白玉人方目以狂愚一諾而重黃金天有心乎成就非勞鳴珂之枌梓孰憐躍冶之窮冀遂使冷灰

頓回生氣伏念某勉以門户孱在泥塗雖妻孥貽不振之譏而閭巷有無能之誚卑官牢落垂二十年薄命迍邅催三四考碑屢成於薦福丹絶想於蓬萊一椽低回萬山僻處正類摧盧寒枝之雁始為求依窘澀之魚雖有周親不如得見君子斯可方拜帳轅之風采遠陪樽俎之笑談勞來平生丁寧好語與其進且保其往觀所由而察所安一夜寒梅不覺春到百年喬木或遂晚成月眼回青天花破白恭惟某官位隆衮繡好切緇衣當

時之在朝廷士類舉歸於推轂康成之居鄉里學徒尤願於造門上方寄十連於坤維公將納斯世於泰道飽煖霜雪謦欬風雲念洛中久知敬於端明茲陝外適幸逢乎大正善為宰宰天下固不私月旦之評酌誰先先鄉人願早賜春秋之筆

代上別帥

望詩書之元帥猶識荊州陪學校之諸生今依蘇部久矣霄塵之潤絕幸也閶闔之照臨斂板而前彈冠自喜

屬趨風之伊始詎奉敬之敢稽眷右文莫重於朝家凡分教尤嚴於郡國蓋以為四方朋友之地豈徒作諸侯賓客之官受業解惑後進所宗講古窮辭前輩且懼況巴陵之勝槩近嶽麓之士鄉老師宿儒猶習淵源之正騷人墨客爭傳文字之香不有當家此非子座伏念某寒畯骨相老矣頭顱蠟鞭屢試於揮麈鼠璞卒成於誤售猶漆園叟之蓬鶉分固適於低飛若紀渻子之木雞氣寖銷於疾視勉續箕裘之家世偶聯冠帶於橋門鐵

爐步之故名每虞將絕薦福碑之微分意謂終轗不期
寸進尺退之餘年僅以季考月書而成事猥升前廡叨
賜末科繆陳泮水之遊遠役洞庭之壤官何獨冷蘆鹽
固博士之詣志不在温粱肉豈廣文之羨特以有二十
年知己之當道故弗遠數千里投公而比來雖範模慚
一日之長賴履屋有二天之託夢回風雨知幾繞於峴
山路關雲霄喜重遊於蓬島非恃此以無恐將其誰而
與歸恭惟某官大雅不羣英標自立肯蔡妙郢斤之運

韜藏推荊玉之奇擅貞元史部之名太山其重聽下俚
巴人之曲白雪何高自巍級之擿髭即華途之策足蜚
書草檄十年梵貫幕府之簉尋持節典州九陛賴金湯之力
忠孝靡分於二致險夷不間於一心維登太微之星盍
近長安之日屬時外閫圖任先朝遂分南北鑰之保釐
有若中流柱之屹立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諸公孰測其
津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四海視為之輕重有為王而
留者欲用臣而如前父老愛棠方歎賢侯之輕去兒童

騎竹果欣慈母之重來晁宜寬旒冕之顧憂褫纁裘之氣晦晉陞遂閣益重長城對席上之青纁精神如故揮帳中之白羽勛業方新佇清中原鍾簨之塵即聽東山衾裯之賦小人何幸大造焉依某敢不思展初心願殫末技效爲魚之飛躍酬鱗翼之附攀帶劒而謁勝之雖愧不疑之宿學登樓而依劉表冀收王粲之孤蹤

代上元帥

高維嶽以于蕃夙願展互鄉之敬陟彼岡而借役欣聆

玷下幕之陳矧方依萬間花士之恩詎可森千里投公之便輒忘衷等用徹民名熏平日之辦香叅斯文之正印維昔師儒之立教如人兄弟之用心苟可以作之而使成未嘗不引之而俱進或同辱知於廬陵先生之鑒或皆受業於濂溪夫子之門蔚然前哲之典刑邈甚後來之倫擬天其有造世豈無人恭惟某官吾道津梁諸儒山斗雖心所自得一貫之理猶手不停披百家之書埽塲屋之陳言早取元祐正人之則習臺閣之故事儼

存淳熙法從之風發揮棠芬之清芬表倡棣華之逸儁
椒蘭蕙茝不隨流俗以荒蕪酥酪醍醐俱得古人之高
永見謂渡江以南簪纓之最盛蔚為瀾水以西模範之
所宗方泉湧雲興羣聽舉為之辟易遠水落石出一真
尤見於從容比聖化之更新為蒼生而特起調梅佐鼎
借箸前籌奇出胷中之奇者才緒餘了天下之事而已刃
解朝遊綠野夕命碧油抑知江湖憂國之素心爰藉樽
俎折衝之妙略飛艘漕玉得鄧侯餽餉之規模小隊攢

花付老子甲兵之談笑顧中原之在望久當宁之屬心
漢五單于之爭所以開渭上鐘鼓之盛唐一裴度之用
佇看成蔡州槃韃之迎指期風鶴之效靈不日雲龍之
享會勒銘彝鼎正位鈞衡某樸樕庸姿棘槐隆緒雛燕
未成夫羽翼沐猴强任以衣冠曉日聽衙敢說癡兒之
了秋風鼓篋尚隨舉子之忙正茲守先人之故廬將以
待微官之遠戍鴒原際幸虎帳前趨永有餘師喜雖形
於披霧不遑將母念已動於顧雲倘容在下風而上之

則是有大造於西也取履可教執鞭亦為伯吹埙仲吹篪捨此復歸於何地大為宋細為桷庶幾不出於他門

代上項總領

望禮樂華制天下兵農之半作文章掾在國中弟子之員既近而依使節之光且昔者厚契盟之舊投機幸會斂板知歸敢稟平日之辭香用叩斯文之正印恭惟某官高標特立大雅不羣一誠遡洛學之源流六典究周官之法度有玉賈而韞櫝不衒鬻於早年若梓材而塗

丹將潤色於前烈繇官塗之策足恥捷徑之呈身轉栗
青天始贊褒斜之畫迄連綠水繼馳江漢之勛雖推轂
爭致之諸公或拂衣不俟於終日上嘉恬退公迺驟升
甫掌故於省扉即登班於帝籍屬時多壘持節典州桁
庭沈貫索之輝徵戍落旌頭之焰有季良固可以大漢
東之國非鄧侯復無以寬關中之憂蓋四總在今以俱
難而六路視昔為尤重並塞近罹於青野中原未埽於
黃塵何啻匹馬費十耕牛之資不知幾鍾致一石粟之

餽茲興懷於當宁爰妙柬於名門謂昔茂陵有臣鄂閩受任於艱難之際策功於倥傯之衝賴子堂父室之成規有伯塤仲篪之迭唱遂陞郎署往讌兵儲羽扇麾軍仍對東門之柳色錦衣過里重添南國之棠陰果小出於晏鞭已立盈於詡竈佇登簪寮盡總版圖某半老頭顱一寒骨相挑燈夜案鐵幾磨而欲穿負笈春闈璞屢獻而弗售勉勉故家之衣鉢凄凄太學之薹鹽偶前廡之升名玷中宸之賜第踉蹌學步漫浪問津聽洋水之

頌聲範模豈稱對巴陵之勝槩筆硯增慚官獨冷以正憐風其涼而為役不圖際遇乃在趨承念蘭金最託於仍原謂設玉有臨於龍坂茲為地者庸匪天耶自今鱗翼之附攀庶遂高鴈之飛躍賦梅花而上味道雖不及於廣平帶櫑具以謁勝之願首知於晏倩

代上趙利漕

棄繻出關來由御李負笈入學賜以鑄顏念欲進未進尚欲遲之苟當見不見是自暴矣褐衣之始執贄以前

恭惟某官伯叔中朝父子上第有正學問故有正議論有大力量故有大規模砥柱岷江回百川之瀾而不動維城雪壘立千仞之壁而愈高入則王所居州出則邦伯元結牧秦相府籍登漢使者車過九折坂之崎嶇既屢尊馭望五丈原而經理遂況葛鞭人方鷹飢虎飽懷三軍之虞公念馬戰牛耕為一農之計至於教養士類愛惜人材是又甄陶斯世之規豈特轉輸諸道之最僉望所屬爰立可期某萬里一寒十事九拙敢意以文舉

之爲禍乃棄舍居易而取皇不待眉睫之間遽借羽翼之重教沽時雨將依在泮之藻芹員圃春風願與成蹊之桃李

代上趙夔漕

泥金惟在甄鑄舉歸寧節以典銓弓治必學箕裘茲甫彈冠而干禄不虞冒昧輒致皈依非敢懷關黨之速成所冀與互鄉之潔已嘗聞駒之在廄非善御以不調琴之方絃待良工而後鼓伊物且決擇於肇端之始豈士

忘趨向於發軔之初是必得名公諸老以為適從則其
在晚學後生有所歸宿不謂貌焉一介之微賤茲有魏
乎二天之際逢捨是不言幾於自棄伏念某賦姿不穎
力學未優分甘莊鶚之低飛强沐楚猴而使冠玉川丁
口祇堪耘耔之充彭澤男兒詎知筆墨之好雖父稼之
勤勞是藉而子薪之負荷未能一級僥踰五暮涉歷銓
闈充賦拾樵徒苦於爭先選部限年取果尚猶於未熟
夜雪且語於螢窓春風豈想乎燕巢偶侍歸檣獲希藻

鑑不圖今日過能初筮以得豐何待來年端可先庚而
申巽遂忘學步庸致朶頤雖烏但欲得於依枝倦烏不
敢知於擇木倘取履可教也雖執鞭亦為之恭惟某官
斯世宗工中朝碩德有令時秋陽之潔得晉哀冬日之
和棘路持平早接鴛鸞之步武楓宸惠遠暫分駟駱之
光華仁聲一洗於巴渝民俗如熙於畿甸揚清激濁共
知部刺史之威名舉滯拔淹已具小天官之材望惟其
無詘詘而拒之色是以皆于于而來之人一舉手而作

成九頓首以延佇仕未如此其急也尚須留借於暮年論定而後官之庶或歸榮於鄉曲

上鄭丞相

位隆赤烏聿新公道之開禮釋素冠載上大鈞之問顧一介升沈之決在片言寤否之間輒熏瓣香端扣羣玉竊以明良賡歌之會真千載之幸逢中外戮力之臣有一藝而畢獻猶陽和布而草木皆甲如時雨降而山川出雲關翹材館以詳延熟閱漢庭之人物伏光範門而

願見朋來唐世之儒宗然而易寓辭於茅茹之微根詩
垂情於菁莪之細草良醫不以參苓芝术而廢溲勃巧
匠猶待棬闑扈楔而成屋廬矧事會之尚殷尤選用之
為急雖朝廷多老成之彥郡邑其可無奔走之才雖臺
閣皆茂異之流上林猶恐有抱負之士故下而或影響
之昧昧在上者亦意嚮之拳拳挽回古風親見今日恭
惟某官道關天運識覺民先一編而為帝師舊學賴格
心之益十年而至相位真儒高秉國之勛規模為治安

千歲之深思功用自中庸九經而流出殄楚淮之逋寇
笑談封京觀之鯨鯢剪河洛之世讐威令及淵叢之鱷
獺惟正誼明道平時之定見故開誠布公舉世之共知
茲傳業之方隆即昔人而尚論蕭曹直刀筆吏初何事
於詩書房杜以惟幄臣猶有慙於禮樂是殆成湯之於
伊尹傅說之相高宗蔚有典刑如出軌轍然且起一代
耆英之望與共扶九重更始之規轉移習俗而使懦夫
立頑夫廉牧攬豪雋而俾智者謀勇者力于于然而來

矣休休焉如有之歷世以還喜諸老風流之再見得人如此知中興日月之可期某骨相邨寒器資李短蹭蹬詩書之燈火劬勸俗吏之塵埃鳥雁去來不繫江湖之多少貔貅出入備更疆場之險夷頃邑債之甫償偶幕寮之溢級修罹荼苦即屏萬慮三年纏風木之悲萬里斷烟蕪之想琴絶絃而誰聽金躍治以非祥天實憐之疇其援者此輒借舍人之一篴獲晉詹泰階之六符辱温語之丁寧許羈踪之東放因波載沐冷灰復然顧病

鶴敢希於乘軒而窮猿何暇於擇木惟筆端之上下視鞭影以東西埃扎少回朽枯立起倘春風所被出東皇布澤之中凡朝露未先皆國士酬恩之日

上四川鄭制帥

三月河陽幸獲綴大夫之幕五日京兆先令解掾史之官義既盡於始終禮當明於進退介圭將覲吏鞅難中心非敢於輕違大意不容於它就恩門曲徇分地知安竊惟上之待士以禮為羅士之事人以身委質榮辱

實相為之喜戚出處抑亦因其去留故昌黎賦淮西之歸欣若有向關聯鑣之詠而子諒寄并州之別悵然形臨路覩絲之嗟蓋晉公方膺命圭相印之新而越石素加驊馬之舊念五年之待接歎嘅良勞檻諸吏以峥嶸欣愉洒寓茲人情之常耳在賤隸以曷如顧方資知其主以信其實又始因善其父而辟其子兩賢藉抱一旦偶同伏念某人品至凡天資不顯見謂庸庸瑣瑣徒勞於州縣不能磊磊落落自取於功名憑藉家庭僥

踰仕宦弗播矧肯羣凜詩禮之貽羞不稼胡取禾懼簡
書之積譴依栖萬里往再五春薦揚備至於再三推挽
不遺於尺寸比楚羅於藥籠俾依泛於蓮池自知分素
無逢島之緣若為夢乃到邯鄲之境臨江橫嶼熟親詩
酒之清乘月登樓細侍析棊之適顧綿力未殫於羣髮
而好音忽錫於絲綸表上還朝固切喜屋烏之好詩吟
出幙誰無巢燕之離初期錦纜之行後問綵衣之養
復於其所已胎軻書入谷之譏退不以時慮失義易介

石之訓鐘鳴霜降舟引風回惟何所不容於大賢斯今而知免於小子恭惟某官德隆泰華勳蓋堪輿此成明堂一柱之材來任坤維半壁之寄張忠定一箇信人心自蜀而相孚范老子百萬兵賊膽聞之而皆破上以堯殿風雲之幸會公其漢關雨雪之久勞遂頒晉康佚接日之音爰示師丈人承天之寵闢翹材館鄭緇自得於青氈坐政事堂周衮方歸於黃閣豈特士夫以用韓公社稷之幸將見將相皆出子儀幕府之遊何幸幺微常

崇料理況近親於訓諭屢復許之驅馳是雖未既於趨承猶冀方來之勉勵飢鷹側翅初無飽颺去之心駑馬戀軒願使羣無留良之歎

上四川桂制帥

油幢建閫封疆新四履之雄名幙綴員廈屋有萬間之託幸因沿檄獲遂執鞭方當雅猷改色之初此正搢紳聞風而起身縈鞬而下拜舉將踴躍以赴功負弩矢以前驅孰匪恪恭而奉職矧登龍之伊始豈執雁之可無

恭惟某官禮樂真儒廟廊元老碩德屹隆於泰華修名昭揭於彝娥撫之弗淵澄之弗清黃叔度之偉量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仲山甫之高風蚤膺多士之選掄深結兩朝之簡注粤馳驥駕即剖菟符既寘蒲扉之憂旋任繡衣之寄帝曰皋陶作士果消蠻夷猾夏之姦王命召公于宣方繼江漢平淮之雅屬帥鉞甫臨於巨鎮而檄書偶謬於西邊緩帶輕裘荊楚固資於叔子綸巾羽扇褒斜又賴於孔明遂一再遷而登荷橐之華不三數月

而陟松堦之重比聆輿論能誦綸言蓋惟綏和靖重之
兼全與夫謀慮廉直之素著故借商巖之雨來清蜀塞
之烟惟梁益在坤靜則合坤之象惟京洛未復動必有
復之機是宜鼓角之令修便覺關山之響撼扶杖一見
人心此所以歡欣挾纊片言士氣斯為之鼓舞佇聽銘
旂常而銘彝鼎然後作舟楫而作鹽梅此四海之公言
非一介之私論某分為吏俗見謂兒癡越俎代庖嘗吹
閩峯壽之議橘山充殿繆塵臺幕之賓適來省於庭閩乃

獲迎於轅帳得非際會有是趨承三亟而遶寒枝正切
鵲依之想一過而空北冀惟懷馬鈍之羞

上京湖陳制帥

十國為連腸履久勤於王室一行作吏曳裾未造於公門威名雖草木之知位分殆霄塵之隔不虞凌躐僭布依皈竊以先進者後進之所師小人者大人之所受故願韓荊州之識在謫仙而亦然上于襄陽之書以昌黎而猶爾或以負天下之望而思顯於當世或不為他人

之歸而期効于微軀以今觀之自昔久矣蓋以處身於
貧賤詎無借勢於王公倘不假之語言將莫通其名氏
輒緣斯義用致由衷恭惟某官清廟鼎彝明堂柱石功
可以鑒龍門而極溺道可以立鼇極而補天治事邊防
體用得湖門之舊極圖易傳源流為洛學之宗故其推
而議論發而文章形之政事著之功業皆本六經聖人
之正見謂三代王佐之材早際會於昌辰即發舒於賢
路貴名日起怒翮風培訪秦人之源不憚牛刀之薦試

聽鄙子之國共誇驥足之難淹適當天顧於漢關爰俾
地分於荊户上方意屬公以最閒歌皇華遣使臣乃繡
衣而持斧作中軍謀元帥即玉帳以運籌郎星隨陟於
粉闈卿月晉陞於金掌南宮獻納繼膺荷橐之華東壁
圖書峻寓松楸之直寵光所被睿眷可知蓋聞道路之
言妄議藩垣之蹟維時南國實控北門往敵數寇邊自
公而無驚沙犯塞之警向民圖樂業自公而有聚廬託
處之安莫重於城守而設險固國之大修莫急於軍餉

而因田致穀之餘裕以至聲色不動之頃坐鋼肝腋未
形之憂無非信足以服姦與夫靜足以制動投機之會
間不髮容先物之明甚於龜卜凡此彰彰之效豈其淺
淺之規由陸遜仁人斯不為於吳患非杜預儒者孰采
免於晉憂茲歷歲之既深為累朝之未有入方叔出召
虎寧久淹鈇鉞之征左伯禹石皐陶行即正鈞衡之拜
伏念某挈瓶智小窺管材疎俗容非藥之可醫凡骨雖
丹而莫蛻室弗肯堂留弗肯構漫襲前修弓必為裘冶

必為箕已荒初學徒久縱家庭之役曾未更州縣之勞
蓋自兒童已知誦君實之德亦有父子皆獲出廬陵之
門雖人品之不侔而志向之則一許攀鱗還誓蹈稽駘
百年幾見以身親逢千里一來惟公所命與湛輩於羊
峴倘令置奔走之後塵從隗始於燕臺期仰副作成之
大造

上江陵別帥

圉身藥籠雖久登夫子之牆刷迹釀營茲始事元戎之

幕顧小草獲依歸之地方大鈞託覆幬之天不矢諸辭曷鳴斯感竊以朝家選用之路莫重閫屬辟舉之權白傅制詞謂臺閣僅下於一等杜陵播詠則旌麾不出於十年必有鶯其語以始宜倘妄虱其間而則媿如某者雖學為沿未能荷薪見謂如沐猴而冠之自知非睎驥之乘也大閫鄭躅但知付分之低昂官路浮沈不敢與時而奔競既離家庭之憑藉祇宜州縣之驅馳涉筆茗臺應甫遂脫韝而去吹竽酒室烏亦由擇木而來靡辭

濫觴糟粕之餘良以願學祖豆之事二十年之辱眷詎
能如朝夕趨承之親數千里以投公豈特為歲月苟且
之望終身冀附疇昔心降第甫級於儉池乃難黔於墨
突曰疏附曰奔走是雖惟命之東西或執掌或棲遲實
願以身而左右二天是望一日獲安恭惟某官雅志濟
時英規激懦大章傳千古之印學問續諸儒之燈撫之
不濁澄之不清黃叔度之偉量剛亦弗吐柔亦弗茹仲
山甫之高風茲輒直於郎闈來保釐於帷幄凡山川也

人物也皆平時梓社之討論如保障焉繭絲焉又積歲籌帷之畫諾講明之詳故設施之效望實之著故威信之孚此一年水二年旱而政曲盡于摩撫彼五月穀二月絲而民舉息於愁歎氣脈內固精神外彰緩帶輕裘既觀仁人守荆之績垂紳正笏倚觀真儒相魯之功是宜士皆雲合以朋來咸以公為淵納而皇受璵璠橫道領頫並登楩柞成林新蒸兼刈遂令餘子碌碌之輩亦預諸公袞袞之間某敢不砥礪懦衷切磋鈍質志在彼

在此之異迹持厥終厥始以一心如檄畫幙謀雖俗吏
刀筆筐篋非能也若卑塵馬足則小子洒埽庶對豈倦
焉

上夔門李帥

仰師門數仞之高嘗叨薦褊瞻帥閫十連之重切願依
劉若有寅緣以為終始伏念某儒冠繆學祖鉢濫傳自
知漆雕之未能敢謂子羔之何必塵容甚俗豈藥可醫
凡骨欲仙雖丹莫換昨與諸生而進誤令計吏以偕桂

籍香空竟負秋風之吹送桃源夢杳終成春雨之離披
漫試一官尚餘三載正類雛鶯學飛之始敢懷跋躓進
步之心偶侍棨庭獲拜麥府愧一戰而已北幸再造以
有西舍魚取熊留云捷徑攀龍附鳳遂起妄圖雖官事
非癡兒之所能然舊物惟主人之是戀或以取履可教
雖曰執鞭亦為恭惟某官禮樂真儒詩書元帥羣賢標
準歐陽子之遺風一貫淵源楊誠齋之正派故雖瞿塘
灩澦之險亦猶吉水仁山之和致君澤民特其餘事薦

賢報國是乃盛心遂令金躍治以一鳴璞忘刖而三獻
倘容奉命受令於車塵奔走之下庶獲聞善服膺於
丈摳趨之間鸚鵡洲邊恨莫對南樓之月杜鵑聲裏冀
容依巫峽之雲

上利路胡漕

君遣使送以禮百城瞻澄按之新子仕父教之忠一介
有參承之幸矧嘗披於樂易茲獲載於蘇天敢以微忱
布之短贄竊以外臺位望當路表儀寨帷屬問俗之初

斂板重趨庭之敬居職守者以職守進事大墨者以文墨知故宋廣平之為下僚上梅花賦以謁味道偶愛倩之在大梁帶櫑具劒以見勝之古者如斯今焉敢畧恭惟某官才宣冀北派出江西文章為百世之師志氣奪三軍之帥早逢聖代親得家傳芝映蘭馨髣髴濯菴先生之節操冰聯玉潤依稀竹坡居士之才名處富貴若布韋取功業如草芥兩遊烏幕載綰虎符駟馬熟路而駕輕車錯節盤根而別利器政猶迎刃機若應絃折衝

多玉帳之籌護塞肅金城之鑰既騰膚奏益簡宸衷謂
月寺勾稽既著周行之望茲皇室推輓宜將湯節之行
遂陞秘宇之華并領价藩之寄載詳使事藉聽輿言邦
本宜固而邊備不可疎軍費方殷而公家未易給此最
關於急務其有得於遠圖至於廉訪能否而進退人材
存問利病而循行風俗此在大幕府之日已知賢師儒
之心內壯此來列雉幸甚第恐持獻納之囊而有待廉
容攬澄清之轡以久留決非異堂可淹坤柄某幼烏識

事拙睽趨時子弗負薪莫副家庭之望發不恤緯徒深
畎畝之忠隨地一偶閱時三載正倦蜀山之雪喜占鄉
舍之星遂以么微隸於奔走惟未諳於教訓正有藐於
幷幪開水利齋以教人幸在涵養作成之列出五峯門
而授道豈無摳趨執問之忱

上徐漕

金城西望久造迹於膺門玉節東來獲趨風於沼轡恨
執鞭之已晚喜擁篲之爭先鳶飛魚躍雖匪一朝鳳附

龍攀乃在今日遂雲霧青天快覩之願慰泰華黃河未見之心恭惟某官太冀玄酒之真錯節盤根之器中流砥柱障學海之狂瀾熟路駕車馳官途之僊軌早近長安之日未登蜀道之天虎帳運籌時宜周識覓符撫字民瘼悉蘇險夷盡得於目中規模可運於掌上載詠漢陰之孺袴一清邊檄之壇裘天顧獎子之邦地在巴人之境以銓選則必山濤毛玠以餽餉則必鄧侯孔明遂崇臺寄之敏手魚復之江山改觀蠻叢之草木知名

天子有詔無疾其驅趣裝可也王事靡盬不遑寧處叶馭僕之某猥以樗材常依棠蔭不特寘功過簿之曠怠抑且置賢材録之薦揚憑藉餘光寔緣末屬適覩皇華之行部獲瞻紫氣之浮關乘傳豫州尚託清河有二天之覆授書圯上豈無黃石後五日之期

上徐漕

鸞不如鵷往嘗登北海之書鵠化為鵬今敢啓南溟之想恃青鸞之舊物祈華袞之新知既有機緣爰勞介紹

竊以舉士有良法未嘗限以先後之同取人以片長豈
若假之終始之力故善可紀於一介則褒不憚於屢書
必若鄧侯為數言則國士禮於南鄭向使人傑不再薦
則長史老於荊州是皆素籌之全仁不忍範圍之棄物
周俾厚德專美古人伏念某猥以駑頃在鞭策曾乏
阮瞻之三語首知駿蔑以一言陶犬馬雞初何適用車
驟鍾鶚乃爾過榮爰頂踵於師門獲贅瘤於計幕恩深
鑪韝量溢瓶罍登山正當語於徐行取果固靡容於未

熟分蠹魚之活計任鷗鳥之真機八駿盈庭徒未忘於異顧一兔在野孰能免於得心不憐無地之樓臺更傍誰家之門户囊中脱穎矧當毛遂之三年坦下授書近在子房之五日倘未揖於簪履庶不墜於簠簋命也矣夫天其或者恭惟某官諸儒山斗吾道津梁寨帷廣咨訪之途攬轡有澄清之譽別陽秋於皮裏寧貫石衒玉之易欺納雲夢於胷中豈王琰好等之難合敝芾憶甘棠之舊攀依嗟小草之微如初筮發蒙雖已資上善之

水非再索得坎恐終陷深入之坑茲進之以寸之機實
閒不容髮之會正猶五律皆有待黃鐘之鳴不藉九金
未必諧神鼎之鑄勿謂成其小而不成其大所祈善於
始者必善於終應揀寒枝應尚念沙洲之夜月燕來故
壘豈須待簾幙之春風望之如天刻以為歲

可齋雜稿卷七

可齋雜藁卷八　宋　李曾伯　撰

啓

代除蜀總謝丞相

家宰建邦六典半理財之計地官設屬三軍分給餉之司抗牘靡容轉鈞有自憑謝緘之輒貢叙時事以畧陳竊惟蜀自渡江以來幾及百載兵由宿邊之後又將七暮一變於井蛙而元氣僅存再潰於隄蟻而瘡痍未復

封豕長蛇之猶梗飢鷹飽虎之難調方當百萬師費千金何啻三十鍾致一石根括行而民有白著錢之慘博糴貴而官無紅腐粟之儲已竭晏鞭未減臚竈問幾何於內史告屢匱於大農士方杞鬱視之人必蕭葛可也伏念某絕無技巧僅有朴忠細柳驅馳早諳疆埸轉蓬流落晚倦江湖三年假熊楚之麾萬里把鶴林之繡甫奉周官之法度來稽秦府之圖書鹽法雖存去唐厚利米價徒問笑晉清談糧道莫識於關中屯田難舉於渭

上吏姦百出民病多端催知國事之以公正恐人情之
少合腠理深疾偏鵲寒心血指旁觀屠牛束手敢期推
擇就玷使令矧公朝刓印以久之顧小已吹竽而慊若
民天寄重化地恩深恭惟某官千載真儒兩朝元老躬
振淳熙之玉鉉力扶嘉定之金甌默運精神存妙算於
借箸披輿之頃不動聲色定大變於垂紳正笏之間已
恢治內治外之宏規尤重足食足兵之急務俯憐遲鈍
粗歷艱難雖未必錢穀之知而嘗聞軍旅之事遂蒙頒

渙汗於先帝疇庸之際未幾申畀命於真主御圖之初可謂啄苞之恩若為銜結之報某敢不恪懷清白勉答高明固當以國而忘家未免如子之仰父上元和會計之簿諒蒙吉甫之具知陳神爵方略之圖正賴弱翁之可奏

代曳總謝樞密

鞠草無庸方誤領梓東之節握蘭有命迺令給劒北之師寄重民天恩深化地維紹興始創於四總而益昌獨

介於一隅百年之間幾緩於此井蛙內釁封豕外訌石
壕吏歌而民已剥牀兵車行作而軍未解甲備邊積粟
當求鬼冢令之智囊足食理兵宜得陸內相之奏疏非
制度紀綱之先立雖源流本末以何為付之庸人敗乃
公事伏念某一寒無與百拙窶堪自知州縣庸瑣之流
催副邊鄙驅馳之役三年楚户熟聽霜砧萬點蜀山來
遊雪嶺甫持滂轡即會晏鞭大農屢以匱聞內史幾何
所已勝理深疾扁鵲寒心血指旁觀屠牛束手敢期推

擇就玷使令然蝸殼之涎久枯恐龜背之毛難刮龍光厚甚蚊負凜然恭惟某官伊周真儒韓范元老方九五大人居正之始乃二三執政奮庸之秋揩努垂紳坐鎮泰山四維之勢披輿借箸屹成金城千里之形念備禦古人之經而積貯天下之命遂俾一介疆埸之吏獲叨四路軍賦之權然而元和會計乃吉甫之具知神爵方略非弱翁而誰主勿謂樞密三司之異務正惟家宰九式之是圖此門牆弟子拳拳之愚於鄉曲父師顒顒之

望某謹當鑒深覆轍弊塞漏卮江東之米價莫知正恐
晉人之無策關中之糧道不絶亦由漢相之有規尚以
桑榆託之雨露

代蜀總謝制置

疇咨禁從薦書朝奏於九天命董兵儲除目夕頒於萬
里雖師門之賜厚矣而國事之憂凛然不腆蕪詞非曰
尋禮蓋惟外大府之寄實依大使司之權以一身而言
手足之於心腹以一家而論子弟之於父兄未有手足

不運掉而心腹之能安未有子弟在急難而父兄之忍
視今日之勢大類於斯郤藏竭而涸轍之未蘇用度廣
而漏卮之莫塞膝理深疾扁鵲寒心血指旁觀屠牛束
手此公朝刓印之既久俟制閫推轂而後除是曰同心
使之稟命正當以四蜀利害奉大計豈特以一已用舍
為私恩恭惟某官清廟黃鐘金閨紫氣暫綴龍墀之履
來分虎幄之弓聖上用嘉曰六十州得賢帥士夫歎服
謂二百年無我公若時坤維久有師命首壯褒斜之形

憮坐寬梁益之顧憂人材奮而盡屬於禮樂民力優而
益固於壽脈熊羆之將畏之如秋肅貔貅之士愛之如
春溫凡胷中用蜀之規已無遺慮獨目前裕蜀之策尚
煩遠猷此上委之以經營而公慨然於薦拔深得慶歷
諸老廟堂之氣象庶還紹興盛時兵食之規模但虞促
上於鴈應未許久棲於燕幕某一寒無與百拙奚堪老
於淮漢之遊晚作井參之役比今會計莫究端倪僅知
內史之幾何自謂士師之可去大造者在小已以安重

惟昔試於武城早荷兼收於蓋北舊壇未冷新席方温敢圖四岳之堯咨乃舉庶食而稷遜遂叨宸渥俾護餉司然而髮無可刮於僧顱麪有難施於婦手倘循牆之莫避恐給竈之弗遑茍以萬間士歡顏誦必逃於曠戾寬之一分民受賜尚有蓋於通融

代蜀總升大府少卿謝丞相

給餉青天方久玷廟堂之問轉鈞洪造乃令亞河海之班請莫遂於循牆感惟深於跼地恩隆坱圠愧切輪囷

竊嘗觀元豐建官之規驗紹興治賦之寄九寺設屬惟外府任出納之繁四總分司實中朝倚轉輸之重稽諸往諜莫匪名流伊井絡之一方自師興之十載瘡更多故雖載易於王人率止再暮久未陞於卿士敢期寵數猥及妄庸伏念某窺管材疎挈瓶智小萬里對西風倚天之劒一官猶春江上水之船使指州麾自更隆委郎潛承屬已玷周行墨雪一來竈烟載給始類良醫懼見之日寧免巧匠旁觀之譏會列成之歲支踰三千萬計

一鍾之羅費率數十緡力竭龜毛著危虎口鼓之以議論風濤之駭迫之以文書星火之驚合制總漕於一州憂為至切問茶鹽酒之三法取之已窮不揣疎愚勉膺任使見謂燕巢於幕上殆如魚處於釜中節惟謹於戶庭剥敢傷於膚足厨傳過客悉撤冗浮計簿具文稍除滲漏介恃廟朝之覆幬迄臻疆埸之敉寧野有崇墉邊無遺鏃賦雖添於勇爵牒仰給於祠官挨以承平固未覩暮年寬裕之積貲之近比其少紓旬月倉皇之虞然

而精衛不測於海深微蟲已懼於山重髣如此鶴心久猶鷗矧當斜谷子午之衝尚聞首山庚癸之急盤根錯節動佛衆心鼓瑟解絃尚待來者既乏上甘泉之計政祈祝宣室之釐詎意甄陶未捐丘壑俾之為長府以仍舊將使作發田而圖新節復秉金鞭愈慙於劉晏佩徒鳴玉筆豈逮於尹卿不有生全曷切眷渥恭惟某官兩朝開濟千載間生斷四鼇以擎媧柱之天授五龍以洗虞淵之日乖紳正笏鎮泰山四維之基借箸披圖屹金

城千里之勢每念足食理兵之大計實關守邊備塞之宏規如江淮財賦之淵尚及見唐業中興之盛若巴蜀餽餉之道昔已為漢人西顧之憂知某素守廉謹而無媿飲冰念某適逢艱難而何啻沐漆屬當九式制用之際乃舉三載陟明之公遂引千鈞復令再鼓某一之已甚二者何先敢不厲於前修其式圖於後效聽魯侯甲戌之誓當益思實邑糧糗之儲陳魏相戊申之圖更冀徇湟水留屯之議。

代謝政府

民天寄重兩年給徽戍之屯化地恩深一札晉棘卿之亞佩大鈞之密播愧小器之難勝偪僂莫辭凌兢知懼竊以四總置所實中朝倚調度之司九寺建官惟外府任出納之職稽諸往牒莫匪名流非精明足以算劉晏之鞅非強敏足以執尹卿之筆則何以內膺佩玉出秉節金豈期三載陟明之公遽畀一介因任之寵伏念某受材樗散賦性棗昏猷畝寸心雖皎皎以如日江湖兩

髣髴種種而將霜州麾使指之薦更承屬郎潛之已過一來墨雪載給竈烟當巧匠之旁觀政良醫之懼見弓張未弛扈漏莫盈公家穴蟻之難隄民力澤漁之易竭計斛糴之多寡費以數鍾較歲支之盈虧缺者千萬駭以風濤之議論迫之星火之文書炊沙不可以作糜談河乃欲以療渴因田致穀固豈無紹興關表之規以米易鹽蓋亦有天聖益州之法然已歲殊而日異敢云政舉以人存既靡遑期年根本之圖姑未免旬月支吾之

計介侍朝之寢疇迄鬻鹽場之牧竿牒給祠官賦寬勇爵稍革計簿具文之習盡捐厨傳過容之私鼓瑟解絃雖待來者盤根錯節少異昔時然而赤白囊之備禦方殷朱墨手之勾稽已困夢馳松菊景暮桑榆正祈祝宣室之簉曾乏上甘泉之賦不圖大造未棄明時將使作爰田而圖新遂令為長府以仍舊木牛流馬復聯蜀道之星印犀組龜驟進冀疇之月靖言僥冒端自生全恭惟某官宗社重臣國家碩輔洗日賴虞淵之力擎天

高媧柱之功泰山四維有紀綱之憑藉金城千里本道德之安強每念治內治外之宏規無出足食足兵之大計上湟水戍申之奏必蒙漢相之主持呼首山庚癸之糧政值叔疑之急迫嘗切東郊之誓費未容西域之代超遂俾安庸薦膺煩劇某敢不益圖後效勉厲前修靡辭今日給餽之難上副清朝制用之意三何先於斯二者第廑民信之不孚一已甚其可再乎更冀已知之終覆

代蜀總得祠謝丞相

萬里于還曾乞上甘泉之計九重出綍俯從祝宣室之
獵非大鈞曲賜之甄鎔則小罷已捐於樾露恩深橐籥
感極輪囷伏念某智陋挈瓶見疎方鑿髮已羞於霜滿
跡每慨於氷寒隨牒淮襄半世在柳榆之境擔簽巴蜀
中朝畀蘭棘之班靡量迂愚弗勝任之小能冒任破碎
不可支之大計欠逋山積庾藏淵空士知染指於漏卮
人戒折肱之覆轍嗷嗷湯火日張萬竈之頤滾滾風濤

時掣同舟之肘靖言斯際不敢幾希賴廟社之有靈保封疆之可守雖中更多事四五暮之經理難全而比近累年數百萬之委汝儲皆實吏責方深於簿籍恩乃錫於弓旌十載去家固切五湖之鱸興一朝向闕豈為二頃之鶴謀由官錢校溉馮翊之疑恐戶口為膠東之賞匪安私室必玷公門請發遞於山林渥乃敷於雨露五原草綠頃忘漢塞之春回一片雲閒愈荷堯仁之天闊生全厚矣出處賴之恭惟某官萬世元勳四朝碩範鼇柱

偉擎天之力龍淵高洗日之功端委槐庭運乾坤於掌握弼諧楓宸新朝野之精神執生殺予奪之柄而悉付之至公兼長短小大之材而盡歸之善任量包滄海曾弗棄於細勞見屹岱高了不搖於異論數啟丹墀而從欲許令琳宇之閒遂致狐蹤獲安微分某敢不杜門屏迹擊壤銜恩給香火於三生報立山於九須耕田鑿井敢忘帝力之難酬潤草塗原尚竭臣忠於未泯

代謝政府

總賦西陲萬里玷弓旌之寵疏恩北闕一官尋香火之緣非大鈞曲賜之甄鎔則小器殆捐於榛窾德踰丘岳感極肺肝伏念某智巧絕無迂愚僅有雖献畝之丹衷猶日淬江湖之兩鬢已霜機會功名知落落以難合塵埃州縣分碌碌以徒勞誤蒙先朝簡拔之恩宠友命蜀道驅馳之役驟陞蘭棘俾飽柳薇在當時弗勝弊之餘有一日不可支之勢千倉並罄莫供曉竈之烟萬戍嗷營屢警夕烽之火精衛靡量於填海蚊蟲姑勉以負山雨

雪霏霏敢憚身馳於峻坂風濤滾滾每虞足阱於深淵
幸而桉始至四五載之前僅若增終更數百萬之實十
年去里惟愚分之懼盈屢奏叩閽祈聖恩而歸老果膺
環召獲保壁全雖甘泉之上計之勞而宣室遂祝釐之
幸端門星拱曾未諧漢日之瞻真館雲開但益覺堯天
之潤生成厚矣出處賴之恭惟某官昭代真儒明時碩
輔八柱屹承天之力五龍高夾日之功一德以格帝心
自是甘盤之舊學數年而至相位無踰秦府之故人方

資借帷幄之籌以折衝行且東廊廟之鈞而當軸進賢退不肖將令無一士之滯淹嘉善矜弗能尤務廣九重之忠厚不特軒陛引鵷鸞之進抑俾園林適鴻鵠之情遂使狐蹤獲投散地某敢不杜門屏跡擊壤銜恩知帝力難酬雖鑒井耕田而敢昧使臣忠未須尚塗原潤草以自期

代轉朝奉大夫謝丞相

丘園糜祿祠庭甘方外之遊歲月紀勞郎署正後行之

秩块扎佩大鈞之播輪困懼小罷之盈禮命兢慚撫心
激烈竊以舜朝績考始在陟明漢郡最聞乃膺增秩未
有聖朝之寬厚不遺散吏之優游身在江湖雖乏毫釐
之善恩頒魏闕每升尺寸之資何幸人微亦叨序進伏
念某性猶麋鹿投絕蚍蜉早由嚴廊特達之知擢自州
縣奔馳之賤荊淮環轍幾聽夜月之笳岷蜀擔簽載給
曉烟之窶甌洵湯風濤之萬里煎熬湯火者五年上計簿
於元和但知一實較官錢於馮翊敢謂肆欺詎云蒼苡

之車幾混薰猶之罷三徑彭澤幸歸賦於田園一曲剡溪獲賜閒於香火雖已白霜露五分之髮寧忘丹獻歆一寸之心倚樓而問行藏徒存故步踞鞍而歎矍鑠已負壯圖顧方歷熙寧三十月之官畤謂進元豐從六品之格襼褫病鶴正包衛祿之羞偃蹇枯松忽冒秦封之寵鈞陶有自銘鏤無窮恭惟某官千載真儒三朝元老執中庸以立天下之本建皇極以主君子之盟國勢人心屹若盤石四維之固道揆法守繩然紀綱萬目之張

雖方開風雲魚水之期然靡棄巖穴蒿萊之賤銘功紀績已高踰中書考之年佚老優賢每或賜上大夫之祿致令野處獲遂階陛某敢不擊壤承休銜環報德蓋望不及此深慚登高能賦之可為倘行或使之敢以歸老乞身而自足

代荊帥進職升副謝丞相

八柄馭臣圖任在周邦之舊再命作牧陟明頒堯閣之新山川無前日之殊雨露有自天之渥僥踰越分俯仰

懷慚眷惟太微三光之庭莫盛中興一代之典布在方策煥有文章玉軸牙籤極用儒之華選寶龜金鏡昭垂世之宏模宜有魁英始承寵渥如某者材疎窺管智陋挈餅一第奉常學術未能飭吏十年幕府議論無以逾人誤辱異知獲備煩使外玷節麾之榮歷內聯省寺之清華爰畀南荊俾副中峴力小任重猶蚊蝱之負山政拙心勞甚精衛之填海第守班超平平之策幸叨陽城下下之書忽陟奎躔仍在軫分親年八十方茲動田里

之懷帝命再三未使釋封疆之責俯徵蹤而有靦銜大造以知歸恭惟某官千載真儒兩儀間氣莘野躔格天之德感池高洗日之勳明正論用正人獨化陶鈞之上定大事制大變不動聲色之間故方隅雖千里之或驚而宗社有四維之自固謂漢規久任將循子翼之留而晉命專征蓋取臾駢之佐遂令科瑣亦俾階升某敢不佩服新榮謹循素守匹夫之志謂三軍之帥正虞再鼓之衰小人之腹望君子之心願賜一壺之漿

代謝制垣

楚都建牧幸叨貳鎖鑰之權堯閣升華又俾奉圖書之職俯仰大鈞之賜始終巨屏之依祗渥維新修辭敢後竊以中興一代之典莫盛太微三光之庭煥乎文章布在方策金匱石室垂奕世以愈光玉軸牙籤屬鴻儒之兼掌茲偉績載疇於南紀而宮班甫陟於西清孰謂七庸亦從寓直伏念某寒哉下士奮自窮邊一第偶竊於奉常十年幸備於幕府無崇論宏識可以備帷幄借箸

之籌有曲謹小廉僅克堪州縣擁篲之役上以知其主而信其容公爰舉之士而薦之朝外獲玷於節麾內載聯於省寺遂叨宸渥俾佐戎旃以十五城郡縣之權付之統治而一二年旱潦之後費甚撫摩仰憑裴度之威名謹奉子儀之號令勤勞夙夜往返歲時超策不過於平平城考幸書於下下丹心報主雖惟國爾之謀白髮奉親未免家焉之想奎躔載陟軫分靡移顧小已何以稱斯微大造所不及此恭惟某官兩儀間氣千載真儒

三捷七檝行奏元和平蔡之表十行一札榮頒河西賜
融之書帝方喜羊祜杜預之同時公不遺林父史駢之
為佐取魯人二弓之副猶備使令念齊師再鼓之衰復
加激厲遂令科瑣誤玷階升某敢不佩服新榮恪恭素
守留寇賴川一歲第虞末路之難全依蘇冀州二天允
賴師門之終覆

代荊帥兩考謝丞相

家宰建邦每重歲終之會藩臣分牧淳叨考下之書凡

微蹤尚寘於譴呵皆大造曲為之覆幬德猶天廣感與
日深眷惟古今考績之規莫謹郡國長人之寄故京房
始於魏郡乃能與課吏之條如陽城之在道州猶靡見
上功之第凡推異等必著休聲苟惟歷歲以無聞何有
居官之可紀如某者名非赫赫策止平平奉常一級之
偶叨幕府十年而固補分茅弭節疇昔之望不及斯巫
棘握蘭書生之分已過矣荷大鈞之播物畀外閫以承
流七里郭三里城雖山川之素習一年水二年旱適田

野之相仍勉殫精衛填海之愚祇覺蚊蜮負山之重廩粟歲糜俸錢月費催科政拙徒愧鶡冠撫字心勞已窮鼷技賴廟朝之寬假僅疆場之救寧資淺望輕無以大六緊十雄之地力微功寡況其無一最四善之稱幸由領銅虎之兵符茲復上黃龍之計簿生全至此終始賴之恭惟某官柱石重臣巖廊元老手洗虞淵之日負扶媧極之天默運精神存妙算於借箸披輿之際不動聲色定大變於垂紳正笏之間茲南山愈峻於巖瞻而東

海益隆於世胙垂功名於唐室未誇二十四考中書之
勳舉法度於周官方率三百六屬羣吏之治遂容蒐瑣
未遽棄捐某敢不圖濬中流謹行末路歲時閒暇益思
徹桑綢户之防夙夜勤勞用效結草銜環之報

代京西漕轉中奉大夫謝制帥

慶覃慈極布千齡希闊之恩秩進文階示一道光華之
寵煇絲綸於吏鞅知陶冶於師門撫已僥踰銘心激烈
眷此官名之置實令仕進之榮夢三穗禾而取中類應

昔人之佳兆位十樣錦以居左尤為近世之美談偉斯級之既崇惟真人而克稱詎謂一時之沛澤亦同四海之承休蕞若微蹤膺茲徽數伏念某品居下下策僅平平自脫舉子場屋之緣偶登明公鞭弭之列為繭絲抑保障論無甚高出幕府待旌麾望所不及風景對烟埃之渺歲時閱江浪之多夜月吟笳聲雜敲樓之刁斗春畴荷鍤身親農壄之桔槔比叨九重雙節之除見謂一歲屢遷之速瓶罌幾溢負乘載慚敢期修慶禮於東朝

亦俾沐恩榮於南土負霑雨露峻升元士之兩階目睇
雲霄近距從臣之一間凡小已之超躐如此皆大鈞之
提挈致斯恭惟某官千載著龜兩朝柱石託臣興復漢
室皇天鑒諸葛之心為朕卧護北門外國問晉公之貌
歷星霜之一紀屹猷華於三邊方鼎新大元帥之鼓旗
而鱗集小朝廷之簪履一士有拔尤者即羅而致之幕
下匹夫不被澤耶若推而納諸溝中遂令鬼瑣之資亦
叨曠蕩之典某敢不涵濡厚德淬礪懦衷力小蚊蟲懼

莫載丘山之重報殫犬馬捐言圖竭原隰之勞

代京西漕謝蜀帥

一麾乘障甫試外庸雙節行邊誤將上指周覽隰原之伊始顧瞻參井之匪遥推轂有由修函敢緩伏念某志雖徇國材愧承家越從幕府之依人少冀疆陲之宣力一親月析十聽霜砧俎豈嘗聞豈知軍旅之事干戈餘暇相為襏襫之圖手披荆棘之蒙茸目歷烟蕪之蒼莽特因人而成事敢積日以計資俄而蘭錡之晉丞乃以

藩方而贊關宮廬咫尺幸無牧馬以窺弓阡陌東西正
願買牛而賣劍當乏刺史中和之頌驟膺使臣禮樂之
華道家蓬萊之山猥聽清切方城漢水之壤俾究馳驅
顧轉輸斂散之未能況參佐蕃宣之仍領為之地者端
有人焉恭惟某官五桂家聲三槐人物道德兩朝之儀
榘典刑九牧之老成忠定之治似諸葛公令復見神明
之政清獻之名過蕭太傅士知化廉介之風況能持力
量之堅凝運精神於靜定雪山玉豐果安舊俗之蠻貊

湯池金城足制新鬼之蛇永佇命圭之賞度即公衮之相周何幸公徵亦叨奬拔跡滯春陵之白水心馳蜀道之青天國事一家固屬素孚千肝膽封圻千里庶幾獲託於輔車

代京西漕還臺謝荆帥

駕使者軺久膺臨遣上剌史組始遂還歸仰前躅之易遵有餘輝之可燭敬修柔牘庸謝中涓伏念某策僅平平名無赫赫十載依人之下暮一麾在國之北門落日

登樓何有從軍之樂秋風聞笛可堪出塞之愁雖叨駟
轡之華尚綰兔符之寄茲全趙璧來踵蕭規粟陳陳而
腐紅宛存餘畫棠韜韜而新綠不改清陰厥有寅緣相
為先後恭惟某官中興人物前哲典刑作京東斯民之
星無愧百乎驗之右回春陵萬物之氣其在十元結之
間行將佩紫荷寵以論思奚但擁碧油幢而鎮撫眷懷
玉節加惠寶鄰遂令瓦礫之微爰繼紀綱之舊我來公
去頻驚局面之新時異事殊願聽惟箬壽之益

代襄閫得御書謝京西憲

再命作牧甫晉掌於尧章十行賜書忽浹頒於漢札服
宸綸之温潤知使轡之揄揚恩榮自天感激無地某一
來徽戍屢閱桑陰雖頭白之已期愧汗青之無日老癃
願見方山東之杖幸逢郡國盡驚豈河西之壘敢望況
乃荆襄之千載惟惟羊杜之二公大哉王心方之往哲
震讋貔貅之動地蜿蜒鸞鳳之沖霄顧老臣何力焉徼
巨託不及此恭惟某官以江右諸儒之望有漢東大國

之雄猶扞陳箴莫鞠國家之緑隼能作鎮香凝畫戟之清宵徒護沙漠之風寒方且踐道山之雲氣猶從臣之在浮化行親膺秘閣之題謂諸將之當紹興隼見賜榮平之傳茲揚休命乃拜恩言寶曲早候賜扈弓真無慙於坡記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願早副於援謀

代帳幹謝淮西帥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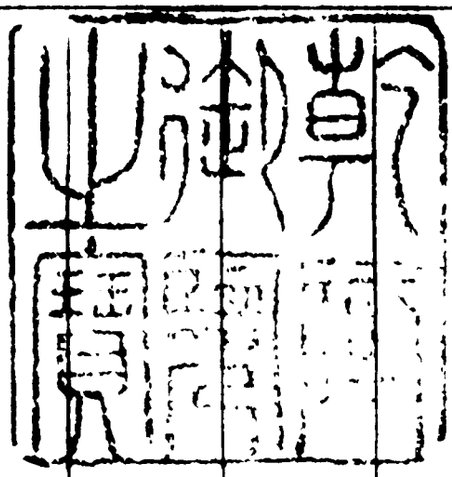
制鉞殿邦藩翰素稱於多士計臺設屬甄鎔猥及於孤蹤煥成命之誕頒撫徼衷而莫稱恩深挾扎感極輪囷

雖戍役之未前豈謝遜之敢後眷此帳屬預在幕僚翁
粟飛輓之權實贊其長戶口登耗之籍允藉攸司汎觀
諸道之選掄類取一時之名勝非才輕畀有靦於斯伏
念某力學未優賦資不穎强沐猴而使冠分甘莊鶚
之棲蓬不稼而胡取囷已荒初志析薪而弗克荷敢企
前修甫初筮仕發蒙將再索而得坎青衫槐笏僅為蠻
語之參軍黃卷藥裹未了堅儒之公事繼强顏吏部選
之調偶綴員郡從事之官趨趄一行俯仰四顧竊自念

伯氏獲在桃李之列頃嘗造帥垣而修枌梓之恭雖有
望於轉鈞猶未遑於躍冶敢期刻牘遽辟公車褒嘉騰
華袞之章約束奉青絲之轡親顏有喜及辰奚數月之
淹吏責無虞斂板得二天之託靖言僥倖敢昧作成恭
惟某官道之淵源儒者山斗負尊主庇民之奧學抱經
文緯武之全源在廊廟在江湖憂樂常關於天下行患
難行夷狄中庸不外於人心此一真始露於水落石出
之餘與衆正並登於天開日明之後親結九重之眷倚

遂參二柄之謀獻屬時西淮屏我中夏講忠武木牛之
規畫爰屈算鞭楊幼度風鶴之威聲實專籌幄應變搶
攘之事會折衝倡獗之敵情雅歌投壺人識元戎之禮
樂麾軍舉扇誰窺老子之甲兵比大匠之峻升知上心
之有屬抑資梁棟以正嚴廊宜此時蓮池下客之儲皆
異日藥籠中物之備左斤右斧無不入於成規大桶小
杗未嘗委之棄物致令蒐瑣亦備梗羅某敢不山岳銜
恩氷霜厲操第以歸燕有離巢之賦不勝窮猿懷木

之憂無失名譽事上官所願備殫於微力一經品題作
佳士尚期依附於終身



可齋雜藁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